

耶。遇諸將益厚。然諸將頗懷疑懼。不能自固。隆信懼請平。宗歡曰。欲媾必納質而後可。隆信乃以其

弟豐前為質。葆光按。本書以隆信降為三月三日。御讓狀言。三月二十三日。戰於神崎。則隆信

之降。當在其後。隆信及其族來見豐府諸將於蛇嶽。遂引兵

還入城。豐師亦罷歸。九州治亂記。九州軍記。大友興廢記。以是戰係元龜元年。且以為藝師已至。與隆信為媾。誤矣。

隆信勇悍多變詐。若藝師至。豈肯納質出降乎。肥陽軍記。豐師薄佐嘉城中騷擾。婦女皆號泣。隆信會族人諸將議曰。姑降以紓難乎。將據城死守也。鍋嶋直

茂欲戰。既戰。豐師銳甚。乃遣納富越中贈馬於梅岳公。是掩飾之言耳。公軍距佐嘉里許。城中騷擾。豈能

出戰。豐前覺書所謂隆信不敢出一卒是也。已而聞藝師將出。不肯降。屢構兵。本書所謂二月至三月。

戰。妙境原間是也。戰已不利。且為吉岡宗歡所間。懼遂降。覺書載隆信贈馬而不載其乞降。本書

載為宗歡所間乞降而不載贈馬。并二書初得其詳也。鎮西要略。天正八年五月。隆信將四萬餘人。略

安樂平。柑子嶽。箱崎。與種實廣門謀。絕寶滿立花援路。急攻安樂平。六月克之。虜小佐井大和。降白杵鎮

賡。移軍安樂平。委奴志摩。早良那珂。糟谷五郡。盡降。進兵至鳥飼。博多箱崎。擊走豐師。將攻立花。廣門居

間。說與平。割前筑西南九郡屬肥。東北六郡屬豐。梅岳公使麻生主水於安樂平。贈劍馬酒魚。主水至。隆

信方食。將飲所贈酒。左右諫。隆信曰。戶次道雪豈醜八者。引見主水。賜酒及刀。舉巨爵。嚼之曰。請以贈子君。

七月。隆信遊生松原。分遣五萬人。徇前豐東郡。移軍博多。贈梅岳公織文一端。龍涎香二百斤。公贈書以

謝。據野史。天正八年五月。後筑未盡屬佐嘉。且隆信方圖後肥。豈得自將至前筑乎。其妄一也。小佐井大

和豐府大夫。天文十九年。為豐侯所誅。此言隆信克安樂平。虜大和。下只命大和。統前筑事。前後相抵。其

言。據野史。天正八年五月。後筑未盡屬佐嘉。且隆信方圖後肥。豈得自將至前筑乎。其妄一也。小佐井大

和豐府大夫。天文十九年。為豐侯所誅。此言隆信克安樂平。虜大和。下只命大和。統前筑事。前後相抵。其

言。據野史。天正八年五月。後筑未盡屬佐嘉。且隆信方圖後肥。豈得自將至前筑乎。其妄一也。小佐井大

和豐府大夫。天文十九年。為豐侯所誅。此言隆信克安樂平。虜大和。下只命大和。統前筑事。前後相抵。其

言。據野史。天正八年五月。後筑未盡屬佐嘉。且隆信方圖後肥。豈得自將至前筑乎。其妄一也。小佐井大

和豐府大夫。天文十九年。為豐侯所誅。此言隆信克安樂平。虜大和。下只命大和。統前筑事。前後相抵。其

言。據野史。天正八年五月。後筑未盡屬佐嘉。且隆信方圖後肥。豈得自將至前筑乎。其妄一也。小佐井大

和豐府大夫。天文十九年。為豐侯所誅。此言隆信克安樂平。虜大和。下只命大和。統前筑事。前後相抵。其

妄二也。白杵鎮賡亦死耳。川此言降鎮賡其妄三也。先是廣門屢為公及天叟公所欺。請援於隆信。隆信使執行越前太田兵衛軍內野以安樂平。九州治亂記。越前兵衛留守佐嘉。聞隆信既定。後筑稍及後肥。已亦欲立功。伐前筑。聞天叟公至。即還。九州軍記。宗像追考記亦同。而此書獨言。隆信克安樂平。至博多。將攻立花。廣門說割地與平。廣門至。天正十三年。猶與二公構兵。豈肯居間為和平乎。縱使廣門說公。豈聽之。其妄四也。又言。隆信移軍安樂平。公使麻生主水贈酒魚。立花臣無麻生氏。獨巖屋臣有麻生外記。天叟公與薩師言。自稱麻生外記。今言使麻生主水。其妄五也。公贈酒。隆信飲之不疑。是據羊祜陸抗事影撰。其妄六也。又偽作公書。昇遜已甚。其文辭已非當時體。且言賜龍涎香二百斤。時未通海舶。豈得有此物如是之多乎。抹香鯨腹中。亦或得龍涎香。然平戶諸嶋捕鯨。始於元和寬永之間。後隆信時二十餘年。其妄七也。又言隆信并前豐。與薩豐鼎立。命小佐井大和。統前筑事。皆野史所不載。絕無有此

事。戶次軍談亦云。豐命田尻鑑種。請和隆信。隆信不許。於是征夷將軍足利義昭。使使和二國。已和公使戶次鎮實賀平。贈以酒魚。果如其言。幕府當使貴臣傳命。永祿五年。將軍義輝和豐藝。大納言源通興如豐。聖護院門跡道澄如藝。豐薩有耳川之戰。織田右府和二國。使平貞賴。豐太閤平豐藝。使黑田勘解由宮木入道。皆載在前史。今使者姓名野史無所見。且當時足利氏微弱已甚。其命令豈能及西州乎。戶次軍談。即彥根散人據本藩臣戶次幸榮覺書。雜取九州記所作。散人祖父統直仕彥根。與幸榮祖父兄弟也。其書又言。鎮實梅岳公母弟。西牟田之戰。中流矢死。鎮實實公再從弟。非母弟。死於江上之戰。此事尤顯著。猶疎謬如此。况其他乎。九州記舊本。後筑山門郡大竹山二尊寺主僧春龍所纂錄。書賈來鬻諸本藩。與九州治亂記無有異同。後又齋其書來。凡二十五卷。其於佐嘉事。為掩飾。至公及豐府多所貶毀。雪峰公怒。囚春龍於天叟寺。詰之。對曰。此非貧道原稿。疑竹代改撰也。一。春龍請首毀其板。本藩人名

日穢史。詳見立花山。豐記。中時。山逸史言公背豐。即肥。蓋誤信陰德太平記也。太平記即采九州記者。不可不辨。

四月。藝侯將救鑑種。將兵四萬。航海至柳浦。使人諭長野。壹岐降。壹岐父往歲據馬嶽。與隆信同叛。為豐所誅。已謝罪得宥。因不肯降。藝師攻破之。長門人佐藤常陸獲壹岐。藝侯遂入小倉。藝侯軍長府。辨見於下。盡焚近邑。二十四日。遣元春隆景率兵入前筑。諸豪及豐戍將皆棄城走。後筑宗像氏貞與防臣黑川氏有姻。因納款於藝。津留原掃部田北民部白杵進士聞敵至。置

兵於山下。以扼通道。藝先鋒入江穴戶等奮擊破之。兵皆走入城。藝師遂圍立花數匝。隆景使真鍋主稅助綿貫八郎謂掃部等曰。速致城去。不然且屠之。此行將與子君競。子不如速歸供子君之事。掃部等以城授藝人去。隆景厚禮遣兵送致豐軍。孫光按。掃部人。大友興廢記。宗像追考記。為豐藝數戰之後。未知孰是。豐前覺書。藝人給掃部等以舟。送入柑子嶽。為是。元春隆景已據立花。先鋒至多多良箱崎。藝侯仍留小倉。方是時。肥筑叛者。盡為豐破降。獨鑑種在計。日克平。而藝侯父不豫。率大軍至西州大震。九州軍記下同。

五月六日。豐侯發豐廣次高山。止山三面原田平行。東

控御繩山。下瞰後筑前肥。取糧後肥後豐。為諸軍聲

援。孫光按。御讓狀。吉川小早川將山陽山陰

兵。軍立花。公次日。以爲諸軍後繼。宗像追

考記。大友興廢記。藝侯與其孫輝。元次。長府。

長府。距前筑。二三日行。與日田。距前筑。遠

近略同。於理當然。野史。豐侯軍。豐三將率三萬五千

人。進至博多。梅岳公軍海渚。臼杵鑑速軍博多松林西。

右見渡關。據河以扼南路。吉弘鑑理軍櫛田祠前管絃

橋北東面。遣輕卒多多良汀挑戰。吉岡宗歡齋藤鎮實

志賀道輝田原佐伯等二萬餘人。軍太宰府。以攻寶滿。穿

壕樹柵。塞御笠糟谷道。令城兵不得出。九州治亂

豐師圍寶滿數匝。樵蘇路絕。一日東北阪上有一男子。

不著甲。疾走下山。城中十餘人。互呼追之。一人及之。

斫數創。轉墜於塹。追者舍去。男子徐出塹至柵外。呼

救。詰之。曰。奴事某甲。今朝高橋公俄遣人誅之。不知

何罪。僕隸不免。奴急踰城走。猶被二創。願垂憐。乃置

之軍中。居二日。其人亡去。始知爲鑑種間使。使者已

至。藝軍取警中書。奉隆元。孫光按。隆元永祿五年

八月。守此疑當作元春。曰。豐師雖衆。苟破博多。餘不戰而走。君若觀兵青柳。

疑當作自亦擊太廣軍之必矣。五月十三日藝

人下立花軍博多松林三將進與戰豐師屢却治亂

記○祿光按御讓狀藝師軍長尾距我軍甚近治亂

記亦言元春分四萬人為十餘隊下立花陣此言藝

人軍博多松林疑誤豐人方次博多藝師不得軍博多松林也。

長刀長光作予臨陣所常用永祿十二年吉川小早川

率防長二備藝石雲伯數州之兵至立花下公次日

田西州兵皆會東西通有二十州之賦藝師軍長尾

距我軍甚近五月十八日予進擊之躬親搏戰宗族

家人及手下士多虜獲頗被創戰死公賜書及此刀

以賞上功簿有公押字傳子孫以為榮此刀仍為重
器御讓狀

五月十六日藝侯遣使立花曰聞吾師屢利固善但敵

自戰其地而我懸軍深入若有蹉跌必至狼狽立花

險要宜固守慎無為敵所奪也元春隆景皆以為然

隆元不聽分四萬人為十餘隊下立花陣豐師望見

曰敵既成列不如先之分其兵三萬五千為二一軍

公及鑑速鑑理各率五千一軍豐筑肥諸帥

二十四日每人一隊為八十八日大戰多多

良汀兩軍十萬發餘餘餘里死屍山積豐
三將益進力戰元春隆景亦素以武勇聞督兵相當
未分勝負公進伐長尾軍躬親搏戰十時安東
等從之急擊走藝師五町許豐諸軍乘勝奮擊藝人
走保立花據險自固公之士十時惟則以下死
者三十餘人獲藝士五十餘人雜取九州軍記九州
治亂記○九州軍記
公率五千餘人擊隆景左翼銃手八百連發藝
陣動公軍騎先進士從之清水渡邊等敗走
三町許豐師乘勝鼓譟追之隆景大呼令飯田榎木
等八千餘自海汀橫擊豐師合戰久之兩軍皆疲交
綏藝師退保立花豐師亦還博多營葆光按是戰固
為交綏然藝懸軍深入利速戰是後保險不肯交兵

山下一營亦為公所焚其左次可知也據戰死錄
公士死者僅七人本書言死者三十餘人誤矣

豐師軍長尾諸山與藝師相拒公謂鑑速守曰藝
師不出當進擊之宜戒後軍繼進諸將皆欲俟敵
至而戰公矢之曰僕一隊當之無不勝也坐待敵至
何為諸將從之於是公身力戰斬獲甚多敵敗走前豐
覺書下同○葆光按此戰實五月十八
日本書係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誤

藝師已敗退日出輕卒罵豐師欲以致之公及鑑速等皆
曰諺云戰勝結冑纆言其不驕然曠日相持無為也
乃整眾徑山谷間藝師卒挑戰豐師奮擊

破之焚山下一營也。月下句也。

森光按此戰亦當在長尾近旁

姑錄備後考。大友與藝師立花記。載豐藝屢戰多可疑。今皆不取。

多多良汀之戰。我軍有善射者。藝人送還其箭。明日大戰。鏤其箭。以所送人名及戶次丹後守臣甲曰。又以贈子。以血填之。以射敵軍。世稱公弓手皆鏤。公位御箭上者。誤傳此事也。松蔭公再封柳河。薦野增時來賀。以此語余。尤為可信也。淺川聞書

豐藝相拒已久。兵皆疲倦。日就軍中。置酒高會。豐師陸路轉輸。每苦難繼。藝則海道便近。糧食饒贍。十月。豐

將校請曰。暴師數月。士不宿飽。恐難過冬。且退次巖戶。揆明歲再戰。鑑速等將從之。公曰。武神臨我。某苟死。有益於國。臣節終矣。誓不退也。諸將曰。何至此。不復言歸。十一月十一日。豐侯賜書公及諸將曰。今藝國內虛。使大內輝弘以舟師三千入山口。放火掠防長間。藝師必走。諸將皆悅曰。是奇計。敗藝師必矣。軍中傳語須臾皆遍。十二日夜大雪。藝營火起。豐師意其逃。欲追之。而正花方城警火。猶豫皆甲而待。及天明。使之。浦谷間凍死相

屬因急追之不能

斬落後

百人爭舟溺死

者亦無算十三日

九月初五日與永祿五年文司之戰

日月正同二午時公至葦屋渚不見敵一人但浮屍

充塞海口耳豐前覺書

藝侯將萬餘人次企救郡田原氏之族及前豐兵數千

人軍田河以拒之

孫光按前豐與長門隔海相望二國之師方相拒於北筑藝侯次長

府前豐不得不置兵屯守田原氏居鞍掛而不從軍蓋留備藝人也宗像追考記大友與廢記並言藝

侯次長門似是此言豐筑間兩軍往往相持曠日彌

久然豐人自居其地而藝懸軍為客所須多缺吉岡

宗歡言於豐侯曰藝人衣糧器械皆輸自其國今天漸

寒方送衣物若浮舟於防長海上要奪之藝師必困

乘虛襲其國彼不得不還救之豐侯曰善孰可使者

宗歡因薦大內輝弘輝弘故防侯義隆季父天文

中防侯見弒奔豐時時侍豐侯燕語而已寒微無所

知名於是驟升為大將將千餘人募海賊

并數百艘發木付候藝船西者輒邀擊斬篙

師或縛投之海奪其船日十數長海路梗塞不通藝

人大困輝弘既入國人與輝弘有故者皆應之

縱兵大掠。是時壯者征守兵不多。國中驚擾。尼子氏遺臣山中幸盛亦率尼子時久舉兵後丹。入出雲。遠近響應。取出雲半州。所在遣使告急。九州治亂記藝侯在長府。使平野藤右衛門告元春等曰。尼子氏遺臣立尼子勝久為君。舉兵入雲州。後備藤井逐杉原播磨。據神邊。大內輝弘以七十餘人。九州軍記九州治亂記皆言。士五十人。并卒凡一千人為是。自豐入山口。爾曹不得遽歸。余須與輝元率麾下兵先歸。藝諸將相與議。隆家曰。今竭三軍之力。得一城。奈何棄之。元春隆景議。使公臣阪新

五左衛門隆景臣浦兵部守立花。隆家曰。孤城當大軍。徒留二人。棄之也。乃以桂左衛門為留守。三人請曰。敵強援絕。臣等唯一死。恐城為敵奪。幸不以為罪。十月望夜。班師。隆家殿。雨雪寒甚。士卒多凍死。已抵葦屋。其軍三萬餘人。舟不給。奪漁艇。得數百隻。遂航赤馬關。天明。豐人始知追之。頗獲小卒在後者而已。豐諸將據藝營。急攻立花。立花堅守不下。津留原掃部田北民部曰杵進士請曰。曩者藝人免臣等。是以得復承之行間。志負義。何之為人。請說藝將。授

城而去。許之。三人以藝將。左衛門等謀曰。今以死守孤城。非能却敵拓境也。徒爲君命之故耳。不如從其言。十一月九日。致立花去。豐使田北民部率後肥之卒護送至葦屋還。宗像追考記○孫光按。本書所言。與豐前覺書略同。至記死傷皆有所諱。所以不同也。

十一月十四日。公在葦屋。與鑑速等謀移軍嘉麻穗浪。明日攻屠寶滿。由宇美河內進。以兵疲止舍。十五日辰牌進攻寶滿。銃丸雨下。公擁長刀曰。鑑種反逆。連結隆信啓藝師。其罪大矣。必誅之。諸將曰。興師數萬。

固欲以誅鑑種。然彼已謝罪豐府。不如姑宥之。徒殺我卒。無益也。鑑種遂因吉弘鑑理出降。以雙鉤槍刃一百爲贄。韋衣袴來見公。豐前覺書

藝師已敗。豐筑諸豪與藝者皆從藝侯東。其止者寄請乞哀更屬豐。鑑種已爲亂首懼。以與一萬田甲從兄弟。因謝罪。豐侯以宗族之故宥之。盡沒其邑。真諸前豐小倉。食企救郡。微賤僅免死而已。九州治亂記。九州軍記。宗像追

考記略同。

公退次山隈原。遂城山。留鎮。諸將次三原二三日。盡